

● 中国通俗军事文学丛书

骏马追风

JUNMAZHUIFENG
ZHONGGUO
TONGSUJUNSHI WENXUE

马自天 著



这是一部情节感人、传奇色彩浓郁的通俗小说。

回族武林世家马壮起、马吉彪父子世居安谧安康，但值那官比贼滑、兵匪一家的战乱之时，连安分守己的良民也做不得。于是乎，为实现朝觐之梦，摆脱恶势力纠缠，马壮起动绝技“假死”蒙众人，马吉彪隐姓埋名，开始了坎坷行程。他

一路扬善除恶，从而引出了数次绝处逢生、他乡救苦命女巧遇故知。

于家庄打罢擂台又有抱遇等一连串扣人心弦的故事……当外敌入侵、同胞喋血之际，马氏父子与武林同仁们一道，旋又投身于血与火的战场……

●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登字(京)118号

书 名: 骏 马 追 风

著 者: 马 自 天

出版者: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 100034 • 电报挂号 6550)

封 面: 解放军二二〇七工厂

排印者: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

装订者: 北京密云水库装订厂

发行者: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 12

字 数: 252,000

版 次: 1992年8月第1版

印 次: 199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

书 号: ISBN 7-5033-0608-4/I·349

定 价: 5.90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000711

目 录

开 篇		(1)
第 一 回	天堂惊恶梦 黑祥云饮恨作鬼雄 地狱响霹雳 马祚起朝觐成泡影	 (5)
第 二 回	纨绔逞凶顽 丧门神横行清真店 忍让蒙奇羞 老英雄退步安庆城	 (11)
第 三 回	装死铸大错 以玛目无奈理丧事 受剑嗜热泪 马吉彪被迫走他乡	 (24)
第 四 回	弹铗奏悲歌 少英雄江畔识侠士 豪气贯长虹 小孤女风尘遇救星	 (32)
第 五 回	他乡遇故知 试清音白玉风学艺 旅店遭白眼 斗倭奴扬子江显威	 (42)
第 六 回	救鸭反害鸭 伪君子吃肉哭白羽 拒亲又允亲 苦命女借题表寸心	 (59)
第 七 回	雄震黑山寨 马吉彪打擂操胜券 泪浸花烛夜 丁秀芸拔剑明心志	 (69)
第 八 回	白帽凝赤血 小夫妻矢志报冤仇 乌鸦尽漆黑 狗县长送礼售奸谋	 (78)

第 九 回	坟山添新鬼 哀鸿哭遍野	救老妇对口吸腥痰 遇菊花警语指迷途	 (92)
第 十 回	恶语迷心窍 退让入深山	莽丁锤聚众逼兄弟 真豪杰失足坠深渊	 (100)
第 十 一 回	星夜救亲人 脱险打老狼	下高山战友陷魔掌 识奸计夫妻恨满腔	 (110)
第 十 二 回	众怒揪小鬼 心悟感热魔	老滑头金蝉轻脱壳 侠男女黎明远扬帆	 (121)
第 十 三 回	接又一炷香 水战识弟妹	师兄弟巧遇论武德 奇男女欢聚尝鱼鲜	 (134)
第 十 四 回	暗使掉包计 巧摆迷魂阵	解要犯山路中埋伏 救亲人水上擒恶奴	 (144)
第 十 五 回	开戒报深仇 高竿晒龟背	狗奴才命丧鬼头刀 一撮毛技输观音拜	 (156)
第 十 六 回	重返膏药店 飞攀振风塔	温良人愤扯忍让联 挑衅客魂系白龙练	 (170)
第 十 七 回	云端结友谊 外宅掩家丑	老艺人飞泪泯恩仇 舅太爷贪财吞绿帽	 (182)
第 十 八 回	臭鱼找烂虾 假死探真情	孙铜头末路投金龙 马吉彪菱湖寻老爹	 (195)
第 十 九 回	白鹤舞婆娑 恶徒受惩戒	空断肠梦游喀尔白 秉正气坐镇大舞台	 (207)
第 二 十 回	笑面掩鬼胎 坟山现幽灵	县太爷沽名钓誉 丧门神恶贯满盈	 (220)
第 二 十 一 回	谜解连环扣 火炼地狱红	以玛目含泪吐真情 马吉彪拔剑向征程	 (233)

第二十二回	骏马戏群花 飞碟斩翠竹	巍巍苍山枪缨乱 滔滔热泪父子情	(251)
第二十三回	黄龙抱流星 杀气罩码头	迎来一位假美女 引出两个蒙面人	(264)
第二十四回	老回回复活 小玉凤遭厄	长江激浪雄风劲 县长乘危起淫心	(281)
第二十五回	飞弹惩恶贼 偷香成画饼	米小仙乔装白玉凤 胡军长挨揍临江楼	(293)
第二十六回	深谷斗匪类 涵洞困英豪	马吉彪仗义释老道 吴兆明知恩救师徒	(307)
第二十七回	地窖藏恩人 碧血溅花容	丁秀芸脱险产娇子 白玉凤捐躯护师娘	(322)
第二十八回	葫芦谷奏捷 芦沟桥惊变	诛奸贼为民除害 释雷闪敌忾同仇	(337)
第二十九回	团结杀日寇 追风跨骏马	天柱山硝烟弥漫 延水河红梅花开	(350)
尾 声			(370)
后 记			(371)

开 篇

解放前，在西北回族集居地区曾流传着一首歌谣：

木头锯成薄板了，
粮款把人压扁了；
房烧了，地典了，
吃饭没有饭碗了。

这首歌谣描绘出当时的回族劳动人民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被逼得走投无路，饥寒交迫的苦难情景。又有一位诗人曾写道：

下河里弄昔闻名，
回族十室八九贫。
小贩肩担度日苦，
悬鹑百结衣儿孙。

唱来唱去的歌儿，唱的无非是两个字，一个是“穷”，一个是“苦”。所以一提起回回，人们往往就冠之以“穷”，说成“穷回回”，想起了卖凉皮子，卖羊杂碎的小贩，要不然就是雇农、长工，或是沿江码头上赤膊穿号衣，弯腰挥汗，驮着二百斤重的货物“吭哟，吭哟”挣扎在跳板上的码头工人……

其实，回族乃是我伟大中华民族的优秀成员。从历史上看，出现过许多赫赫有名的人物，例如硬骨头学者李贽，其代表作《藏书》、《焚书》等至今闪烁光辉。郑和“七下西洋”，增进了我国与亚非各国人民的友好联系，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和交通发展，比哥伦布的航行还早了半个世纪。回族清官海瑞的事迹、诗人萨都刺的吟咏，高克恭的画，瞻思的科学著作等等无不显示出回族人民热爱中华、追求真理的执著以及和各族同胞一样卓越的聪明才智。回族人民又具有向黑暗统治者进行斗争的光荣传统，历史上在推翻元、明两朝统治的斗争中，回族人民的鲜血和各族人民的鲜血流在一起；云南回族杜文秀领导的起义占领城镇五十三座，有力地配合了太平天国革命，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马福禄将军在抵抗八国联军的战斗中英勇顽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凡此种种，莫不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的篇章。

回族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伊斯兰教信徒讲究的是“五功”。何谓五功？第一：念“清真言”；第二：礼拜，每日五次礼拜，分别在晨、晌、晡、昏、宵五个时间举行。每周星期五聚礼（主麻拜）。每年开斋节和古尔邦节会礼；第三：斋戒，每年在教历九月斋戒一月，每天从黎明到日落禁止饮食；第四：天课，即周济穷人的自由施舍；第五：朝觐，即身体健康，经济许可的穆斯林（伊斯兰教徒），一生中至少应去麦加朝觐一次。这“五功”，唯

有朝觐最不容易做到。笃信伊斯兰教之人，尤其上了年岁的人，往往以能朝觐一次为毕生之最大幸福。穆斯林相信人死以后虔诚信教的好人进天堂，坏人进火狱。而朝觐无疑是通向天堂之路。老年的穆斯林若能到达麦加，摸一摸天房上的黑石头，便宁可将一把老骨头留在麦加，成为永恒的幸福归宿。无奈麦加路远，一般的穷苦回民焉能去得？而现实的生活却如火狱一般煎熬，苦不堪言。

推翻了满清，成立民国，列强侵略、军阀混战、封建统治阶级残酷压榨，三座大山把我中华各族劳动人民剥削压迫得无法生存。于是，当马列主义的春风吹到华夏，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回族先进分子纷纷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在党的领导下，去摧毁人间地狱，创建几亿同胞的人间天堂。回族中涌现了烈士马骏，女烈士郭隆真，以及抗日战争中回民支队的英雄司令马本斋，这些回族英豪莫不名垂千古，早已家喻户晓，笔者也就不必重复了。

然则尚有不见经传之回族志士，历尽艰辛追求光明，由向往后世天堂觉悟到必须摧毁人间地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浴血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推翻三座大山，创建人间天堂，谱写了多少可歌可泣的壮歌。今作者不揣冒昧作此《骏马追风》，不拘泥于某一人之真人真事，将其间悲欢离合、刀光剑影、爱怨恩仇、腥风血雨加以描述，非敢舞文弄墨，目的在于使我后辈青年温习前辈之苦难历程，热爱我社会主义祖国，珍视民族团结，奋发图强，以完成四化大业，振兴中华也。其事因曲折离奇却非妄言，其人或有虚构亦无故作玄虚，正是：

梦断天堂远，

火炼地狱红！
白驹掠剑影，
血泪化春风。

第一回

天堂惊恶梦 黑祥云饮恨作鬼雄
地狱响霹雳 马祚起朝覲成泡影

我国回族人民分布地区广阔，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英雄豪杰何止千百？头绪纷繁，叫作书的一枝笔从何写起？因思西北乃回族集聚之地，各种民间传说早已脍炙人口，唯有南方内地回民生活却另有一番特色鲜为人知，故就从那长江北岸一个小小城市中的马回回膏药店说起。

马回回膏药店坐落在安徽省安庆城大南门正街之上。安庆古称宜城。作为县治又称怀宁县，习惯上都称安庆。此城地傍长江北岸，地形好比一艘帆船。东门外迎江佛寺后有一座振风古塔耸入云霄，宛如船桅一般。城池虽小，却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水陆交通，上下通达。

安庆城内回民众多，大多聚居南城。回民中又以马姓人数众多。马氏家谱中载着二十八个字的辈份，即：“一士如玉邦家光，迪宏祚吉肇自扬，徽声上国宣和起，紫极纶新颂辅良。”当时，已传至吉、肇、自字辈。以马姓为首，回民聚在一起极为团结。多数平民，社会地位低微，大抵以小本生意为业，或在江边

当苦力糊口，形成一个回民小社会。在旧社会为了反抗反动统治阶级及“大汉族主义”的压迫，常习武术，勇猛剽悍，一家有难，奔相救助，以免受人欺凌。因此当地有句口头语叫做：“安庆的马儿骑不得。”当然喽，地方豪强勾结官府依仗枪杆子欺人时，穷苦的回回往往还是打落门牙往肚里咽。至于一般的人若想欺侮当地回民，那是讨不着便宜的。

马回回膏药店虽然门面极窄，却是安庆著名的店铺，不仅该店的膏药对跌打损伤、无名肿毒等症颇有奇效，而且店主也是安庆回民中德高望重的人物。此人名叫马祚起，已经年过七旬。马祚起自幼曾经攻读诗书，中过秀才，书、画、诗、文远近闻名，又精通阿拉伯文，三十本《古兰经》读得滚瓜烂熟。他从小随其父马宏武老先生研习武术，练就一身绝技，为人秉性温和，乐善好施，从来不与人红脸。虽有文才不事炫耀，虽有武功从不欺人。此时，老伴早已过世，膝下只有一子名唤马吉彪。

马吉彪生得身高膀宽、鼻直口方，卷发白脸，眉似双剑，目如朗星，真是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少年曾经读过中学，后来在家由祚起老先生亲自教导，倒是文武全才，又兼性格驯良，待人宽厚，每日在店中料理，继承了父亲的医术，名声渐著。本来安庆城里姓马的回回众多，到处都是马回回，只因马祚起父子的威望极高，于是“马回回”的雅号就被他父子专用了。人们称祚起公为老马回回，称吉彪为小马回回。后来祚起老先生年迈体弱，一心把斋礼拜，把店中诸事悉付与马吉彪主持。于是众乡亲干脆改称马吉彪为马回回，对祚起公仍称老马回回。

时值一九三六年即民国二十五年，马回回马吉彪整整二十五岁。秋天的一个星期五主麻日，马吉彪到清真寺沐浴礼拜去了。老马回回由于心疼病复发，刚刚服过药，只好关上店门

躺在一张躺椅上，运气自行调治，手上拨弄着一串念珠——内地回民称之为“吉克”，闭目凝神，喃喃祈祷着：“真主啊！我马祚起这一生中，时时口吟清真言，斋、拜、天课不缺，唯有朝觐一事未能办到，我今年逾七旬，一辈子省吃俭用才攒了百十块钱，也不知如何才能踏上朝觐之路？求主慈悯，赐我这个福分，若能到达麦加喀尔伯，亲手摸一摸天房的黑石头，我便把老骨头埋在圣地，于愿足矣，知感主啊……”

正在默祷之时，忽然背后有人“哈哈……”大笑，吓了他一跳，忙回头一看，原来是他师弟黑祥云立在身后狂笑不止。马祚起猛地跳起来抓住师弟的双手，却如抓着一团气一般。黑祥云收敛笑容，大声叫道：“师兄别来无恙否？”

马祚起凝神细看，师弟胸前鲜血淋漓。猛然想起那年在轮船码头上，众回民码头工人发现所运货物全是一包一包的大米。那时安庆正闹粮荒，平民百姓无米下锅，嗷嗷待哺，而官府、奸商却与日本洋行勾结，大量搜刮粮米，运至京沪一带，转销南洋及日本内地。因此码头工人罢工闹事，领头的便是师弟黑祥云。当时来了个日本武士点名要与黑祥云比武。按说黑祥云的武艺与马祚起不分上下，尤以“白鹤拳”闻名长江沿岸，那日本人哪是他的对手？几个回合下来便无法招架了，不料东洋人居心险恶，暗藏凶器，竟乘其不备，突发暗器，将祥云师弟杀害。回族人民气愤难平，持械复仇，最后被官府枪杆子镇压了下去。以后官府又依仗英帝国主义势力，脱离日本洋行转而为英国洋行效劳。大南门码头上照样把中国大米大量输出，从此码头工人斗争不断……如今黑师弟如何死而复生来到此地？是了，莫不是他的落河儿（灵魂）惦念为兄，前来探望？可是青天白日的，那落河儿又怎生能够来得？于是老泪纵横哭

道：“师弟啊！当初你逞血气之勇与洋人及官府抗衡，身遭此难。一别多年，你莫非已经进了天堂了么？想煞为兄了！”

黑祥云收敛笑容，络腮胡子刷地张开，两眼圆睁，目光如电，厉声叫道：“师兄！你如今还在做天堂美梦么？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勾结洋人，搜刮民脂民膏，从中渔利。你看：回汉百姓手中无钱、锅中无米。庄稼汉一颗汗珠摔成八瓣，拼死拼活种出的粮食全交了租子，自己吃野菜，啃观音土，到处饿死人。粮食哪里去了？都到洋人的仓库里去了！可是我们回回码头工人还天天光着膀子，弯着腰，吭哟吭哟地把一包包大米往洋船上驮！难道我们码头工人不该造反么？当初小弟我领着码头工人闹罢工，和那日本鬼子比武，我不是为了自己逞强赌胜，我为的是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为的是回汉百姓的生存，不幸惨遭暗算，我虽死犹荣。可那时，你又偏偏上山采药去了，我一死，众回民群龙无首，惨遭镇压。师兄啊！我好恨哪！”

马祚起泣道：“师弟啊！我们纵有通天本事，怎挡得住洋枪洋炮？我也曾千方百计劝你不要鲁莽，你偏不听。我入山采药，你却冒冒失失地带着一班人去打码头……你不幸遭难，码头工人拿起刀枪造反，却被官府的洋枪洋炮镇压了下去。师弟啊！世上的是非曲直等到后世里边自有公道的主来发落，一切善恶都是有报应的……”

“你别说了！”黑祥云喝道，“师兄，过去的事，提起来伤心，不说了吧！现在我老婆白银花聚着一伙人在天柱山，一面贩运土产，一面集蓄力量，等待时机，造反复仇，你何不把这膏药店收了，带着吉彪去投奔她——你可以在那里传授武艺，将来也好为小弟报仇雪恨哪！”

马祚起道：“师弟！造反复仇谈何容易？为兄已年过七旬，

现在最主要的是为后世打算啊！我这一生，斋拜不缺，五功之内唯有朝觐没有做到，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想方设法到麦加去一趟，将这把老骨头埋在那里……”

“哈哈……”黑祥云复又狂笑起来，“你以为到麦加去那么容易么？那得要多少钱呐！”

“钱不成问题！”马祚起道：“我攒了百十块银元……”

“算了吧！”黑祥云道，“百十块银元管个屁用，没有几千上万休想动身！”

“我一路找清真寺住，给人吟经，只要有口饭吃，我爬也要爬到圣地去！”

“就算你能活着走到麦加，可是你有出国护照吗？”

“没有护照我也要去，真主会怜悯我的！”马祚起固执地说。

“就算你能去，你儿子吉彪怎么办呢？我死那年，他还很小，现在也有二十四五岁了吧？他还没娶妻生子，你马家还没人传宗接代，难道你和他一起去？万一回不来岂不漂流在异国了么？”

“这个，我也想过了，我不能带他去，让他在家乡娶妻生子，传宗接代，把我家传的武艺、医术流传下去……”

“难道吉彪侄儿能放心让你一个七十老人独自漂洋出国么？”

“这……”马祚起想了想道，“我可以让他以为我已经死了……”

“哈哈……”黑祥云笑道，“原来你已经铁了心了。既然如此，也不用花钱，也不用护照，也不用装死，小弟我成全了你，现在就带你到喀尔白朝圣去，你把眼睛闭上！”

马祚起不容思索，闭上双眼，只觉得脚下“呼呼”地生起一阵风，身子晃晃悠悠地飘了起来，越升越高，耳边响起师弟的声音：“口念清真言，摒除杂念，不一会儿便到了！”

老马回回不住口念清真言：“一切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主的钦差。”一心一意想着真主的慈悯，想着麦加的圣殿，那身子如小鸟一般地向西飞翔……

正在心满意足感谢真主之际，忽然觉得一道白光隔着眼皮刺痛了双目。陡地一声霹雳，如同天崩地裂一般，震得马祚起从半空中坠落下来，不由得睁开了眼，好吓人！只见身子底下黑浪滔天，仰望天空，乌云乱舞，电鞭闪闪，雷声隆隆，狂风夹着冰雹劈头盖脸打来。马祚起急得大叫：“师弟！师弟！”哪里还有师弟的影子？只觉得身子朝那黑浪尖上落下去，耳边“通通通”不住地连声巨响，“啊呀！”他大叫一声竟跌到漆黑的汪洋大海之中了。他将双眼紧闭起来吟道：“真主啊！您的召唤到了……”

马祚起定定神，睁开眼，准备向那召唤他的真主汇报一生的言行，谁知眼前却是他自己的家店，自己身子还躺在躺椅之上，原来刚才却是大白天做了南柯一梦！正自嗟讶之时，又听见“通通通”一连串的巨响，一个哑嗓门大声喝道：“马回回！你快出来！”乃是有人在猛力捶他的店门，那叫喊声十分粗暴无礼，眼见得是有人打上门来了。这真是：

茫茫天途人惊梦，
昏昏地面鬼敲门。

第二回

纨绔逞凶顽 丧门神横行清真店 忍让蒙奇羞 老英雄退步安庆城

话说老马回回马祚起正在白昼做梦向麦加圣地飞去，却被一阵狂暴的敲门声惊醒。听那声音，分明是前来挑衅闹事的，想老马回回的武功在这沿江一带首屈一指，何人竟敢来到老虎头上蹭痒痒？莫非吃了狮子心、豹子胆不成？要知此人是谁，还得请读者耐点心，容笔者将来龙去脉简单介绍一番。

新近从乡下进城的一个恶霸地主大少爷，姓桑名金龙，原是黑山寨人氏。他仗着老子桑铁虎有钱有势，自幼不务正业，专好使枪弄棒，寻花问柳，欺凌百姓，混上了个黑社会的小流氓头头，外号人称“丧门神”。因在乡间玩得腻了，带着大宗银钱到安庆城里来寻欢作乐，少不得先拜会当地帮会头子、他的舅舅、安庆警察局长张德安。

张德安，文质彬彬，戴副金丝眼镜，颇有文人风度。他肚子里也有满腹经纶，怎奈心如蛇蝎般狠毒，说话办事又如泥鳅般圆滑，脑子里朝思暮想的是功名利禄，酒色财气，全无半点仁义道德。他善于趋炎附势，挖空心思沽名钓誉，钻空子赚钱升

官，他到日本混了两年归来，投靠了蒋介石的嫡系，又把姐姐嫁了黑山寨恶霸财主桑铁虎做填房夫人。他看到日本人侵华节节得逞，便和他的上峰后台计议，要跟日本洋行做生意。无奈做生意离不开轮船码头。如今的轮船码头设在南门，码头工人多是回回。有个投靠桂系的小军阀丁步遥，却是个回民。这个人与英商洋行瓜葛甚深。表面上支持把码头固定在南门，维护回民的利益，骨子里却是利用南门码头和英商做生意。谁料这些回民码头工人偏不配合，常常抗议罢工。张德安趁机和丁步遥商量，要把码头移到东门，摆脱回民苦力。那丁步遥新近谋得了专员的职位，虽未正式到任，却是张德安的上司。他对张德安移码头的主意颇不以为然，表面上是帮回民说话，骨子里是代表英帝国主义利益和张德安顶牛。两个人一条东洋狗一条西洋狗，面和心不和。张德安暗自盘算，要想和日本洋行勾结，霸占码头，必须拔去两根钉子：一个是丁专员丁步遥；一个是南门的老少马回回。丁步遥只可软攻不可硬取。他心生一计，给他姐夫桑铁虎捎信，让姐夫在和黑山寨接壤的丁庄制造点麻烦。这一招果然奏效。丁步遥听说自己的家乡被桑铁虎骚扰，便急忙赶回乡间去了。张德安欲趁丁步遥离开安庆城来摆布回民码头工人。可是又怕老少马回回的武功强，威信高，带头反抗闹事，如若处理不好，自己可能当了替罪羊，丢了乌纱帽。因此，他日思夜想，要想一条毒计来除去马回回父子。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恰巧他的外甥桑金龙进城来了。

此时，县长即将离任。张德安一心想捞个县长当当，一味地沽名钓誉，收买人心，上拍下哄，现已当了国民党县党部的委员。正在兴头上，见来了这么一个愣头青的外甥，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忧参半。喜的是桑家良田千亩，家财巨富，倒可借